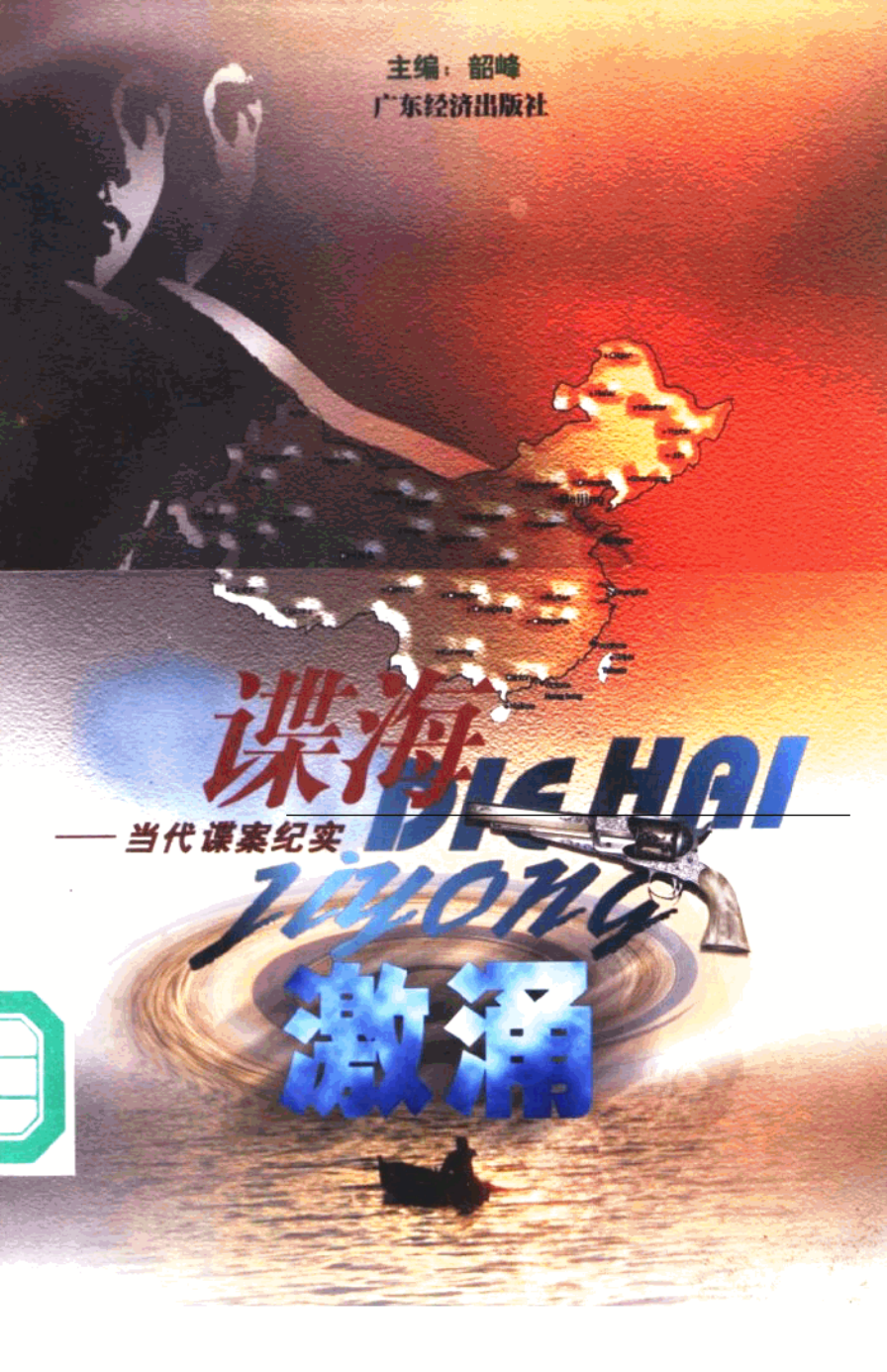


主编：韶峰
广东经济出版社



谍海

——当代谍案纪实

激涌

目 录

谍海激涌——当代谍案纪实(序)	于幼军(1)
间谍,在碣石湾偷登	韶 峰(3)
八字岩的秘密	易 一(8)
陈南林间谍案纪实	热 冰(18)
案发军营	张秀华(30)
血腥迷雾檀香扇	周邦文(42)
“星箭计划”的破产	常青扬(68)
高炉前的谍影	陆方道 姚华飞(89)
奇怪的八十五元	左志云(105)
美特显微点曝光记	冼冠华(124)
都市迷情	常青扬(138)
穷途末路“毒蜘蛛”	周邦文(180)
沉沦	舒 白(200)
甜蜜陷阱	许苏光(207)

被追踪的间谍	柒龙剑(220)
情感	常青扬(233)
谍案代号 412	张秀华(258)
天山脚下擒“野狼”	徐 宁(274)
追截“克隆”软盘	童 叟(278)
黑手伸向 740	刘浩华(288)
昨夜西风	马 惠(301)
梦想的破灭	戴 京(316)
浪琴女表的秘密	书 剑(322)
毒吻	左志云(339)
异国奇遇	莘 子(346)
天涯擒谍	林诗庆(366)
警示故事——谈《谍海激涌》(代跋)	郭小东(375)

谍海激涌

——当代谍案纪实

(序)

于幼军

间谍与反间谍,情报与反情报,窃密与反窃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就曾指出:“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党 28 年的革命历程中,党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无论在公开战场或是在隐蔽战场,都与敌人进行了长期的、针锋相对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新中国。而在当代,要巩固和发展人民的政权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离不开隐蔽战线的斗争。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国际关系空前错综复杂。虽然和平和发展仍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关注和追求的主题,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以种种借口侵犯别国主权、干预别国内政的情况依然存在;强化并企图

扩大原来的军事集团、军事同盟的趋势在继续发展；因宗教、民族、领土等因素引发的武装冲突乃至局部战争时起时伏；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尚未根本转变，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和平与发展仍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和挑战；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了分化、西化中国图谋的实施步伐……面对并不太平的当今世界，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决不能高枕无忧！

《谍海激涌——当代谍案纪实》一书正是本着上述宗旨出版发行的。本书的作者，有长期战斗在特殊战场、特殊岗位的指挥员、战斗员；有深厚生活底蕴和创作才干的全国各省市的作协成员；有羽毛渐丰、文采飞扬、充满创作活力的年轻同志。本书各案，如实地、艺术地描述出发生在中国的形形色色的间谍案及其发生、发展和侦破的全过程。有的是揭露外国间谍情报机关和台湾军情局对我实行“西化”、“分化”战略的罪恶阴谋；有的是揭露境外间谍分子无孔不入，以合法掩护非法、公开掩护秘密，对我实行破坏捣乱的无耻伎俩；有的是勾勒某些利欲熏心、丧失人格国格、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变节分子的丑恶灵魂；还有的是拉开了我国家安全战士与间谍分子和敌对势力作殊死斗争的神勇一幕……文章集现实性、文学性、可读性于一体，不失为当今对人民群众进行国家安全意识教育的好作品。

1999年仲春于广州

间谍，在碣石湾偷登

○ 韶 峰

陆丰县碣石湾，处处怪石嶙峋，远眺，如碑若碣；近看，似兽像魔。这里，只有稀稀疏疏的木麻黄、马尾松，以及寥若晨星的小村落。

然而，这片贫瘠的海岸，却曾引起台湾国民党间谍机关的格外兴趣。1964年6月21日，一股美蒋武装间谍就在这里登陆袭扰，制造了一起令人震惊的“山门事件”。

18年后的1982年，一组台湾国民党派遣间谍再次在碣石湾偷登。

1982年6月17日零时15分，3条黑影划着一艘橡皮艇在碣石湾悄悄靠了岸。上岸后，他们立即把橡皮艇割破，塞进岩洞里，又脱下救生衣，藏在另一道岩缝中，然后拖着疲惫的双腿上了路。

离间谍登陆点约400米处，便是南山头民兵哨所。跑错了路的间谍跌跌撞撞，居然闯到哨所附近来了。在离营房约15米处，间谍组长江松康侧耳听了听动静，又凭借微弱的星光瞅了瞅神秘的房屋，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上前敲门问路呢，还是避开

它？思忖片刻，江松康觉得为防不测，还是绕道为妙。

凌晨4时多，这伙间谍来到钟厝村外。这里离南山头仅6公里，可是他们兜来兜去却消磨了几个小时。

是夜天气闷热，钟厝村的村民都在家门口搭床睡觉。此时护林员钟细妹被狗吠声惊醒，以为有小偷造访，便和儿子钟奇旺起身到村头察看。在大路边，只见3个留长发的青年赤裸上身，手提塑料薄膜包袱迎面走来。钟细妹心头一紧，用陆丰话大喝一声：“谁？哪里来的？”

领头的江松康虽然听不懂老头子的话，但还是老实地停下了脚步。

钟奇旺见对方不答腔，估计是外地人，便用普通话再问一遍。

江松康松了口气，若无其事地答道：“我们是台湾渔民，还有5人在船上。我们要到陆丰县城买东西。”

钟细妹父子仍存疑窦，大胆上前摸了摸江松康手中的包裹，见是软绵绵的几件衣物，这才放他们过去。

天亮后，发现3个夜行者的消息迅即在全村传开了，有几个年长的村民甚至怀疑这3人是间谍。

过了一天，这个消息又传至邻近的林厝村、山门村、新安村，三天后传到碣石镇。

6月24日晚，镇派出所的民警施某应邀到同事庄某家吃饭。席间庄妻给他们述说了镇上有人谈论钟厝村发现3个可疑人物之事。

施某、庄某问清情况后，认为此事虽未获证实，但事关重大，应该向领导汇报。

然而，派出所所长听后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现在港澳台常有渔船来碣石捕鱼，也许这3个人确是外面的渔民。捕风捉影的街谈巷议不可据信，若为这样的事派民警下乡调查，显然是兴

师动众、小题大作；若据此传闻即向上级汇报，也显得幼稚、不冷静。如此一来，错失了及时侦控这伙案犯良机。

6月23日下午4时多，后埔村渔民温永平、陈铁干向南山头哨所副所长许有报告：中午村里的青少年刘永、吴玉占等4人到海边钓鱼，在石缝中发现3件救生衣。

许有凭借多年的对敌斗争经验，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命令民兵刘永钦立即打电话向公社武装部报告，自己则奔赴后埔村调查。刘永钦抓起手摇电话机摇动着，可是话筒里却杳无声息。他歇了一会再摇，终于听到了话务员的嗓音，然而却时断时续，仅达蚊鸣音量。他声嘶力竭地喊，话务员也听不清他的话。他继续摇下去，祈望着某一瞬间的线路畅通。

一夜过去了。第二天早晨电话依然帮不上忙。许有不敢拖延，即派刘永钦步行赶往碣石镇向公社武装部报告。

上午10时许，刘永钦赶到公社武装部，在门口拦住副部长黄某汇报情况，黄副部长便唤枪支保管员转告武装部长李某。

又过了一天，南山头哨所接到李部长的电话指示：送一件救生衣来。不到两小时，救生衣送到了李部长手里。

李部长拎着救生衣左看右看，甚至试穿了一下，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救生衣浮力不大，好像不是大人用的。继而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是海外的小孩子游泳时丢失了的“游泳衣”，被风浪打到碣石这边来了，调查到此结束，不必向县武装部和公安部门报告。

时隔几日，陆丰县公安局根据上级的敌情通报，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在间谍登陆点进行搜索。就在后埔村青少年发现救生衣的岩缝附近，挖出了一只登陆用的橡皮艇。

再说17日凌晨，3名间谍分子通过钟厝村后，在路边水塘洗了个澡，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早晨8点钟，他们绕过碣石镇，在路边一间单车维修铺内买了两只西瓜，边吃边打听通往陆

丰的道路。上午 11 点,他们搭乘一辆拖拉机进入陆丰县城,下午又转乘汽车到达海丰,并利用伪造证件住入旅社。18 日,他们包租一辆小车直达广州。他们选择一家小旅店住下,买来酒肉,同饮共醉。第二天上午,3 人一块到越秀公园游玩,中午去电影院看《少林寺》,下午又到北京路新华书店买书,并向台湾驻香港间谍机关发出了一封报平安信。晚上,他们回到旅店依然兴趣未减,叶明国还提议明天到佛山祖庙去拜拜神。组长江松康毕竟头脑较为冷静,他觉得没有到达目的地,不能如此松懈,还是赶路要紧。

6 月 20 日,他们搭乘 110 次火车前往杭州。

一张大网,正在浙江、上海悄悄张开。

火车沿着广沪线奔驰。深夜,窗外漆黑一片,天空中闪烁的星像无数双警惕的眼睛,窥视着这 3 个神秘人物。江松康、叶明国相继睡着了,惟独胡治岳难以入眠。尽管已经顺利登陆,并深入腹地千里,但他仍然焦虑不安,覆灭的命运似乎正随着车轮的转动离他们愈来愈近。

胡治岳的焦虑和担忧不无道理,因为他们这组难兄难弟正是 1981 年 7 月伙同林耀忠等 10 人在浙江省普陀县鲁家峙偷劫民兵营的枪支、船只逃台投敌的通缉犯。他们在台湾参加了间谍组织,并在台北观音山接受了为期几个月的间谍训练。1982 年 6 月 16 日,台湾国民党间谍机关在他们 10 人中挑选 6 人分为两组,授命他们分别从华东和华南两地沿海偷登,然后潜回原籍进行间谍活动。接受这项派遣任务,胡治岳是迫于无奈的。因为他心里明白,回去无异于送死。他们在家乡劫枪劫船逃台,分明留有案底,事隔一年即派他们回原籍,叫他们如何立足、活动?难道台湾间谍机关连这点常识也不懂?胡治岳在海面上从离船下艇之时起,就一直考虑这个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危险的日益逼近,他终于醒悟:我们成了台湾的实验室里的白

鼠。

6月21日他们抵达杭州，稍事休息，又于23日乘火车到达宁波。下午1点钟，他们议定各自找亲戚家躲藏起来，7月6日再在老港桥见面。

晚上8时正，胡治岳敲开了外祖父的家门。刚打照面，老头子几乎吓愣了。因为周围的邻居都知道，他的外孙劫枪逃台了，现在怎么神差鬼使地跑了回来？外祖父把他拉进家门，嘱咐他千万别再露面，然后又连夜通知胡治岳的母亲。

25日，胡治岳的母亲赶来了。这位深明大义的女教师，把儿子痛骂了一顿之后，又劝他投案自首。

胡治岳在母亲的劝解下渐渐醒悟，同时也意识到台湾间谍机关派遣他们从海上偷登，无非是这几种意图：一是把他们当做探测大陆沿海边防虚实的工具，虚则进，实则死，而他们的生死对台湾是无足轻重的；二是把他们当做查验台湾派遣部门内部纯洁与否的一张试纸，假如他们登岸便被围歼，正说明内地侦察机关情报在手，早有防备；三是利用内地改革开放的环境，试验多种派遣渠道的隐蔽性和可靠性。总之，不论哪一种可能，都没有把他们的安危考虑在内。既然如此，又何须替他们卖命呢？胡治岳经再三斟酌，终于彻底醒悟，第二天即赶往普陀县公安局投案自首。而他的同伙，以及在普陀县海面偷登的另一组间谍分子，几乎于同一时刻在宁波和上海市被一网打尽。

八字岩的秘密

○ 易 一

1949年11月，深秋时节。

粤中偏北地区的老百姓，早已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数十万大军已于上个月挥师南下，一举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了几十年之久的广州城。

我东江纵队、粤赣湘纵队积极配合南下大军，很快解放了粤东、粤北地区。当地的人民群众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之中。

在重峦叠嶂、地势险峻的九连山和罗浮山两大山脉交汇处，地处从化县吕田和龙门县的边缘地带，有一陡峭而奇特的山岩，名叫八字岩。八字岩一带，山高林密，溪流湍急，瀑布飞泻，素有“翠岭群山望眼迷，山涧峡谷千古奇”之称。八字岩下有一村，坐北朝南，因地得名，叫做八岩村，村里十来户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祖祖辈辈靠伐木、烧炭为生。

在八岩村解放前夕，从外地闯来兄弟两人，老大自称余志，约25岁；老二叫余昌，约22岁，长得都算结实，说是专来干力气

活的。村里人从他俩表面上看，老实巴交的，干活也很能吃苦。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知道他俩还识几个字，简单的写写算算倒也难不倒他们。再听他俩讲是来自粤西信宜山区，大家认为都是山里人，反正靠山吃山，自食其力，也就让他俩在八岩村留了下来。

兄弟二人来到八岩村的最初阶段，为了站稳脚跟，总是盘算着如何讨村里人喜欢。比如说帮左邻右舍扛扛木头，挑挑炭，下山赶集为老年人捡捡药，捎点油盐酱醋什么的。他们想，自己是从粤西那边逃过来的，虽不算外省人，却是个外乡人。初来乍到，总不能得罪人家。这八岩村的人没有把我们赶走，算是我们有点“机缘”和“福分”，也说明我们听了老父亲和老叔父的话，到异地“安家落户”了。

二

一年后的秋天。

余志、余昌两兄弟接连收到远在粤西的老父亲和老叔父的几封来信。不知是邮政没有开通，还是老人家怕这样的信在路上转失，信都是托人带来的。

叔父的一封来信说：

从你们捎来的口信中得知，吾侄终于听从了当长辈的安排。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走得正是时候。现在共产党领导的农村工作队已进村几个月了，说是要建立乡村政权。首先实行的是“二五”减租。因你们的父亲被划为恶霸地主，这样一来，从佃家那里收的地租一下就减掉了二成五。还搞什么“天下农民一家亲”的赤化宣传……一年多以前完全听我们话的那些穷骨头，现在都听工作队的了。看来是轮到共产党坐天下了……我和你们父亲最担心的莫过于你们在异地他乡被查根问

底……

老父亲有一封来信,被余志、余昌接连看了好几遍。信中说的情况似乎比叔父说的要严重得多。

信中说:“志、昌吾儿知悉……现在已经变了天。做父亲的看来已是朝不保夕了。你们知道,我在乡下当过几年保长,因为当时财大势大,现在却树大招风。共产党的工作队一进村首先就拿我这号人开刀,划成分划了最高档次的。近几天,工作队常找我去训话,说是共产党就是专门要消灭我们这样的剥削阶级,还要我规矩一点,随叫随到,听候处理。弄得我茶饭不思、坐卧不安。看来今生今世难叙父子情,难圆旧时梦了……我的惟一希望就寄托在你们的身上了。有朝一日,你们要东山再起,把天变过来,切切……”

兄弟两人看过信后,一时语塞,只是互递眼色,充满了恐惧和惊吓……

三

兄弟两人自接到粤西老父和叔父的来信之后,他们的逃亡生涯就像湖井被投进了一块巨石溅起了波澜,打破了一时隐姓埋名的平静日子。余志心想:自己是家里的长子,老父亲目前这种处境十分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个三长两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当长子的不在身边,会让家里人耻笑为“不孝之子”,倒不如返回故里去看个究竟。万一老父大限临头,自己在他老人家身边送送终,也算尽了一份孝心。

余昌知道当兄长的心思,劝他说:“回不回、看不看都一样。老父亲的历史你改变得了吗?老父的处境你改变得了吗?共产党、工作队进村你阻挡得了吗?说不定工作队还对我们兄弟两人张网以待呢。如果回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余志觉得弟弟的话句句在理,但也句句无情。

正在兄弟俩合计回不回去的时候,粤西老叔父托人带来了一封没有封口的急信,与其说是一封家信,不如说是一封讣告:“你们的老父搞迷信搞得掉了性命。前几天我陪他上山到庙里进香,本来燃几炷香就算完事了,他却坚持要抽一支签,结果是一支下下签,签号44。签条言道:‘七尺罗裙手自裁,观音招我脱凡胎。恶到阴时终有报,何不自登小蓬莱。’你父亲将签一看,顿时两眼昏花。趁我去小解,撕下披在观音菩萨身上的一条罗幔,偷偷跑到后山,在一棵榕树上自尽了……”

老父亲畏罪自杀的消息,给兄弟两人心理上以极大创伤。余志偷偷地躲在老林中哭过好几次;余昌也暗自流泪,毕竟是父子一场啊……

随着时间的流逝,老父亲的死给兄弟两人带来的悲伤也就成了过眼云烟,倒是叔父和老父亲信中那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要东山再起……把天变过来”等话,却深深地烙在兄弟两人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磨之不掉。

四

一晃10年过去了……

1962年酷暑季节,一个阴晦而沉闷的夜晚。澳门岛上空,乌云笼罩,阵阵阴风掀起层层恶浪。

设在澳门半岛S街W号的一个台湾间谍机关的秘密据点里,军情局的一个中校间谍头子在给新入伙的间谍们训话:

“弟兄们,当前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第一,经我盟友美国10多年来对中共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中共政权的日子肯定不好过;第二,中共经过前几年‘三面红旗’的折腾,大伤了元气;第三,大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十分困苦。现在是我

们配合国军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在座的弟兄们是效忠党国的特别行动队,我们要趁此良机,潜入大陆,来个里应外合……”

在新入伙的间谍之中,有前几个月到澳门“探望”老姑妈的余昌。余昌在八岩村整整憋了10年的气,这次是按台湾间谍机关在广播中给自己所编“6203”代号,并授中尉官衔专程到澳门报到的。

老姑妈开始以为侄子只是来看望一下自己而已,想不到这么长时间他还没有走的意思,于是不得不下了逐客令:

“要不要姑妈给你买回程票?”

“不,姑妈。我是来澳门找工作的。这份工作在我来之前已经联系好了。实际上我已经‘上班’了。”

“什么工作?”

“这……是个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工作。”

听了侄子的这一回答,开始好像给泼了一盆冷水,但这老太婆毕竟是个精于世故的人,经过一想,心里也明白了八九。也就不再多问,只是叮嘱说:

“不管做什么事,处世做人要对得起天理良心。”

余昌对老姑妈的话哪里听得进。他对老父亲的死一直耿耿于怀,认为是共产党逼的。加上受父亲“东山再起,把天变过来”的旨意所示,他下决心要干一番“事业”。何况他听了近三年的台湾广播,中毒实在太深。他不知道那广播为什么搞得那么准,对自己竟直呼其名,还任命了官衔……这诱惑力实在太太,使他抗拒不了。

余昌在澳门受了台湾军情局的特别训练,又叫速成训练,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基本学会了从事间谍活动的密写、通信、联络、掩护等方面的技能。

最叫他难忘的是一个少校政治教官向他灌输的一套反共理论。那政治教官为了面授机宜,对他采取了个别训导的办法,其

中有这么一段：“你的出身，你和你老兄的逃亡，还有你老父的被逼上吊，都无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为了让你参加我们的特别行动队，我们是经过多年物色的。粤西信宜你的家乡潜伏着我们的人，把你家里发生的一切都密告给了我们。知道你老父1945~1949年当保长的那段历史，也知道你在山沟里有想下山成就一番事业的抱负。现在配合国军反攻大陆，不正是为了把我们失去的天下重新夺回来吗？！现在到了实现你愿望的时候……”

余昌从那天填了参加“特别行动队”的《志愿表》之后，就知道自己已上了国民党间谍机关的战车，不干也得干了。余昌心想，要实现老父的遗愿，也只好横下一条心，听从“命运的安排”了。其实他自己对能不能把共产党的天变过来，也感到心里没底。

台湾驻澳门的间谍机关为了让这个从山沟里钻出来的余昌开开“洋荤”，在他赴任前，一连带他到葡京娱乐场去风光和痛快了几番，至于赌款、嫖款自不必由他付。

余昌领受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有三项：第一，在广州等地建立特别行动队的联络站；第二，发展组织；第三，搜集情报，特别是解放军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布防和调遣情况。

五

临行前，他拿到了一笔可观的活动经费。从澳门回到内地，他没有直接回龙门的八字岩，而是先投宿到他在广州荔湾区十八甫××号的表姐家中。表姐对表弟的突然来访毫无思想准备，特别是从他那一身打扮看，与山里下来的人简直判若两人：西装穿上了，小分头梳上了，金表戴上了。这引起了表姐的极大兴趣，她开始盘根问底起来：

“昌弟差不多有大半年没有下山了吧，这回下山简直叫表姐不敢相认了。是不是在哪里发了一笔横财？”

“不瞒表姐说，最近通过我姑妈的介绍在澳门一家土特产公司谋了个职位。”

“那就对上路了，龙门那边的山里货、土特产不是挺多的嘛，恭喜表弟发财！发了财可别忘了表姐。”

这句话正中余昌下怀，他用试探的口气问道：“因为生意刚开展，一时找不到铺位，表弟想先在表姐家落个脚，就作为表弟做生意在广州的联络点，好吗？”

说着顺手掏出 1000 元港币塞到表姐手中。

表姐对表弟从没有过的大方一时不知所措，连连答应说：“只要表弟方便，不嫌表姐家挤窄，我想你表姐夫是会答应的。”

表姐是个精明女人。前些年在一间街道缝纫厂做工，只因城市经济生活紧张，一般市民做新衣服的不多，前不久这间缝纫厂暂时歇业了，她正赋闲在家。家里经济很是拮据，这送上门来的钱财真是求之不得。再说表弟做起生意来，这隔三差五的好处不是明摆着吗？于是，表弟做生意在广州的联络点就这样定下来了。

余昌总算如愿以偿，心里暗自庆幸。从此，余昌到广州，少不了要到表姐家来，每次都是行色匆匆，说是“业务”挺忙的。只是表姐在留心观察，发现表弟似乎没做什么生意。

两三个月后，余昌一封密投信寄到澳门青洲国民党间谍机关。信是用暗语写的：“张老板，您托我做的第一笔生意已在广州签约，发货地址在广州荔湾十八甫××号”。

不出半个多月的功夫，余昌得到了主子的犒赏，一笔款子从澳门那边汇了过来。

余昌从澳门回到八岩村，已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了。他要密锣紧鼓地执行特别行动队的第二项任务：发展间谍组织。